

編者言

徐濟時

今期季報，文章豐富，國內學者翟崇光的〈「借基督的眼睛看文化」— 以劉小楓新時期儒道文化詮釋為中心的解讀〉，文化基督徒尤其值得細讀。這裡存在一個「學術追捧」現象，亦值得留意，就此加插兩段愚見：

翟文解讀劉小楓的《拯救與逍遙》，尤如加爾文的《基督教要義》、梁漱溟的《東西文化及其哲學》（包括中西印），皆是出自他們三十而立年間甚至更年青時。這些成名作往往被捧為其一生代表作，甚至被其本人或他人視為「學術頂峰之作」—後者也是一個學術問題，不輕易說準。但加爾文終其一生，就沒有為上述成名作多加修訂（予人感到他晚年也同意青年時期神學思想）。他們在這年紀寫成這些需要深厚功力的「宏大學問」，無論是如何聰慧精進、如何博覽群書、如何體驗生命等，難以置信。尤其是加爾文、梁漱溟所寫的，不是數理類的演繹或文學類的詩詞歌賦，而是涉及大量「客觀材料」的耕讀：聖經的原文抄本、神學的歷史發展、教義的各派流變、文化的變遷互動、中西印哲學（連外文典籍）的貫通比較等，再加大量延伸課題所涉大批經典名著的研讀。對一個未到 30 歲的人，就算不眠不休地「閱讀」，能讀上／讀懂多少呢？這還未計耗時來整理所讀、思考己見、化成作品等過程。

這些被視為劃時代驚天大作，或只能反映那一代「被著迷」、繼而力捧。就如劉小楓這代表作，是他未往瑞士巴塞爾大學讀神學博士、仍困於國內八十年代受限的西方神學材料而成書。再者，他學成歸來所發表的，也不必然「消化了」二千年西方神學；他留學及其後所出的學問若受制於某家某派的影響，也是正常不過。君不見，今天大批曾留洋的華人聖經及神學人才，各門各派後人不時推動所隨西方神學大師學問，或正反映我們困限於西方「派系神學」的門戶之見，甚至不自覺地以某些宗派的「神學思考」銳評別宗他派神學，劃分「高下」、比併「純正」。祈願我們有智慧走出西方神學派系造成的不能合一。

返回今期，停不了中華神學思考的梁燕城，發表一篇重量十足的〈天人合一與「存在本體的自身開顯」〉，文末十點總結甚具點睛性，有助讀者更好吸收全文的精髓。

旅加資深哲學家鄭家棟，從傳奇神學家、獻身非洲終其一生的諾貝爾和平獎得主起文〈惻隱與仁（愛）：兼說儒家「性善」說的前提預設—從史懷哲《中國思想史》談起〉，懇談中西哲學與神學這難得課題，洋洋灑灑三萬字，今期是上篇。

本人續寫神學不能失系列五，選錄優西比烏的第一本教會史，廣納初期教會不少偉大故事，今期上篇，引載少為人知的耶穌一封回信。

久違了的閱讀推介，再次推出。這是梁燕城結集他近年一系列中華神學的文章，茲引該書的〈序論〉，見證他如何委身於這一桑田。